

传奇故事
跌宕起伏

20 木村道歉

论什么原因,他都向梅协交不了差。如果此次因为自己的挑衅,造成双方火并,那后果更是不堪设想。

在千钧一发之际,忽然传来两声大喊:“都把枪放下!”其中一声是汉语,一声是日语;一句是男声,一句是女声。喊话间,马蹄声随风而至,从马上跳下一男一女两个人来。

两人走近双方对峙的现场,男的举着手枪,大声喊:“看到没?这是谁的手枪?梅协司令官的!”然后又拉过女的,“认识不?这是梅协司令官的妹子,梅子小姐!”他指着鼻子,“我,认识不?贾司令的随从副官,梅子小姐的私人保镖,大名鼎鼎的杨春!”

梅子叽里咕噜地大声翻译着。

杨春继续说:“梅协司令官和贾司令派我下山,就是不放你们这帮龟孙儿。现在我命令,全部放下枪,违者,军法处置!”

梅子翻译后,木村也叽里咕噜说了几句。日军把枪放下后,皇协军才放下枪。

木村从地上爬起来,感激地看着杨春和梅子。

杨春和梅子没理睬木村,连忙跑到赵父和赵玲跟前,杨春心疼地抹去赵玲嘴角的血迹,梅子连忙给赵父包扎腿伤。

杨春问:“木村打的?”

赵玲:“嗯。”

杨春起身,笑着走到木村跟前,扬

手啪啪就是两个耳光,动作很快,没有人看清杨春是怎么出手的。

木村呆若木鸡,血也从他嘴角渗了出来。木村捂着脸,又想掏枪,但杨春的枪已顶在他的脑门上。有个日本兵还在偷笑,皇协军更是开心。

杨春指着赵父,对木村说:“知道他是谁不?他是俺老丈人!”他又指着赵玲说:“知道她是谁不?她是俺媳妇!”

梅子在同声翻译。

“谁打俺老丈人、打俺媳妇,我就跟谁拼命!”

梅子翻译后,对木村说:“赶紧带兵回去,要不我就给哥哥说,让你好看!”又说,“他们是海严法师的家人,你这不是恩将仇报吗!”

木村诚惶诚恐:“误会!误会!”又跑到赵家父女跟前,鞠躬,“对不起!对不起!误会!误会!”然后挥手命令日军,“把老先生送到皇军医院!”

如果没有梅子到场并同声翻译,这场面还真是不好收拾。

过了几天,在梅协的催促下,贾勋前往河南规劝王仲、段寅转向,他只带了杨春一人。梅协电话通知各据点做好贾勋的安全保卫工作,所以,贾勋每到一处关卡,都有日伪军士兵接送。过了洛河、伊河,贾勋让杨春回去,说他与王、段是换帖的兄弟,不会有事,让杨春找机会了解梅子要从梅协那儿拿什么

东西回日本。

杨春回到县城,却找不见梅子,猜想她肯定是去找和尚了,就掉头向山上跑去。

杨春猜得没错,虽然杨春不在身边保护,但她相思心切,就乘梅协忙于军务,不注意她的动向时,骑上马一溜儿小跑出了县城,上邙山找海严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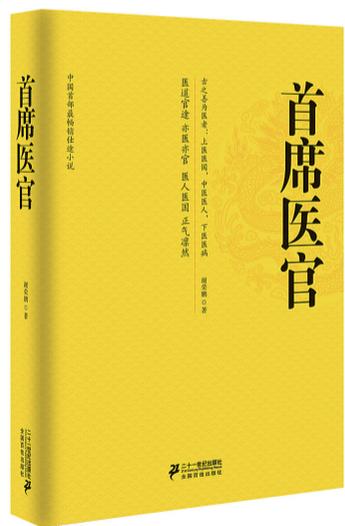
两人进了野狼沟,就相拥着走进了他们的世外桃源,海严把梅子抱进竹楼。天坑真是躲避尘世的好地方,竹楼真是行巫山云雨的好去处,但竹楼哪能经得起海严的蛮劲折腾,竹楼嘎吱嘎吱直响,连外面的白马和黑马也忘记了吃草,朝竹楼注目张望。

海严说:“我听爷爷讲,我们真是汤王后裔,我们家中挂有汤王的画像,每年都要祭祀。对啦,昨天他们不是去汤陵了吗,那咱也去看看吧?骑着马很快啊!”

海严一跃而起,说:“走!”说完拿起墙上挂的一只弓箭,“这叫连弩,可以连发五支箭,拿着防身用”。

两人说着话走下竹楼,海严拉着梅子没有朝坑外走,而是向着东面的那片野桑树走去,穿过桑树林,到达墙根处,发现一个洞穴,洞口仅容一人通过,海严拿起洞口处存放的火把,点着后带头往里走,梅子紧随其后。

(摘自《玉色媛姿》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)



出奇制胜
妙手回春

15 冯玉琴的苦恼

法讲了。他恭喜了几句,就和邵海波一起上前,开始做每天的例行检查。

仅仅一夜之间,冯玉琴的病情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她的腹泻止住了,低烧也退了,血压、心跳等各项指标也正常了。张仁杰此刻才敢确认,让众多专家束手无策的顽症,真的被这个实习生的一剂中药解决了。

现在唯一的问题,就是那开错的一刀,这点张仁杰心里非常清楚,他笑着说:“冯厅长,目前你的身体恢复得非常好,再休养几天就能痊愈了。”

冯玉琴没给张仁杰好脸色,她把张仁杰晾在一边,却对曾毅说:“小曾,辛苦你了,昨晚一夜都没合眼,现在既然没什么大碍了,你就去休息吧。”

“如果有事,您让人叫我,我就在医院。”曾毅此时也确实有些累了,他叮嘱道,“药再吃一剂就可以了,另外饮食方面一定要忌吃生冷,以容易消化的食物为主。”

此刻,楼下一个小男孩从豪华越野军车上跳下来,用手指着门诊大楼说:“心儿你快下来,数数这楼有多高!”

小女孩磨磨蹭蹭爬下车,噘着小嘴向车里的人央求:“能不能不进去?我不喜欢医院。”

少妇从地上抱起小女孩,安慰道:“心儿要听话,因为你生病了,所以才要来医院。一会儿看完医生,你的病就好了,以后都不用来医院了。”

小女孩顿时泄了气,脑袋耷拉在妈妈的肩膀上不说话了,可怜巴巴地望着爷爷。

可惜平时最疼她的爷爷,这回也没有帮她说话,只是伸手牵了小孙子,然后四个人一起进了门诊大楼。

在儿科诊室里,一项项检查结果被送了进来,从京城九〇一医院来的专家仔细看完检查结果之后,说:“不要紧,只是轻微营养不良。她的消化功能比较弱,回头吃上一些助消化的药,情况就会有所改善。”

少妇心里还是有些疑虑,说:“她吃东西总是吐。”

“应该是神经性呕吐!”专家在病历本上写上自己的诊断结果,“现在电视上整天都在宣传减肥,这对小孩子造成了很坏的一种心理暗示,这种情况很普遍。以后要让她少看电视,然后再加以正确的引导,不过这需要一段时间,做家长的一定要耐心。”

少妇听了这个解释,才稍稍放心,认为专家说得有些道理。

身后的老者突然说:“那麻烦你再帮我孙子看看。”

“很健康,各项指标都正常。”专家抬头看了看那个正在拿着冰棒的小男孩,说:“冰棒这类东西,以后少让孩子吃,里面全是色素和添加剂,对小孩的身体发育很不好。”

从儿科诊室里出来后,少妇对老者

说:“爸,省委方书记的夫人就在后面住院,既然来了,不去看望一下不好。”

老者点了点头:“嗯,你去吧,顺便也代我问候一声,就说我祝她早日康复。我和孩子们在楼下等你。”

曾毅睡醒后已经是下午了,他吃了点东西,就跟着张仁杰到特一号病房为冯玉琴复诊。

为冯玉琴把完脉,曾毅说:“您的病已经好了,药也不用再吃了,剩下就是安心静养。不过我看您的气色,怎么比早上还要差,一定要注意休息。”

冯玉琴将一个苹果递给曾毅,说:“我倒是想静养,可一上午就来了七八拨儿人。这些人也真是能找理由,你刚住进医院,他们来祝你早日康复,等你的病有了好转,他们又来恭喜你大病初愈。”

曾毅一听笑了:“没想到做领导也有做领导的烦恼。”

冯玉琴说:“我刚才想了,如果病情允许的话,我准备回家去休养。小曾你看如何?”

张仁杰急忙反对:“冯厅长,医院的设备和条件毕竟要好一些,虽说您的病情现在已经好转,但为稳妥起见,还是再住院观察几天吧。回头我吩咐下去,让下面的人把把关,不要再放任何人上来。”

(摘自《首席医官》谢荣鹏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)

张仁杰没有体验过冯玉琴的那种痛苦,自然就无法了解她此时此刻的心情。

多日病痛一朝解除,这感觉就像是整个人重生了一般,看到花都是鲜的,看到天都是蓝的。冯玉琴现在怎么看曾毅都觉得顺眼,特别是这个年轻人脸上那副憨厚诚恳的笑容,让人浑身上下都觉得舒坦。

张仁杰本来还想汇报要把曾毅定为省院的重点培养对象,但这话现在没